

安玢的 依米之恋

九月入画/著
AnfenDe
YimzhiLian

转瞬即逝的爱，瞬间的美丽与传奇
依米花语



依米花通常生长在沙漠戈壁里，一朵花四个花瓣，一瓣一个颜色，红、白、黄、蓝。
依米花每隔五年开一次花，花期只有两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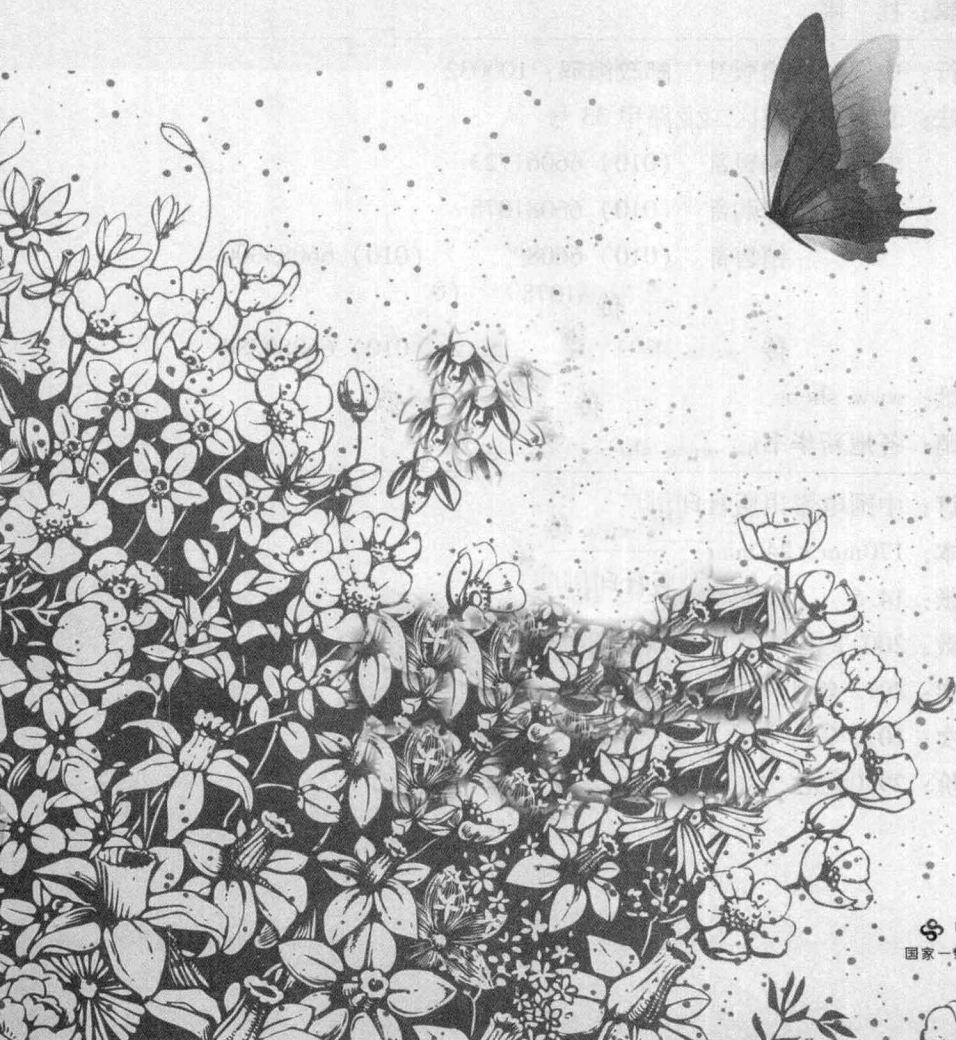
就像一场蛰伏许久的爱情，也像一次奇异的重生。

依米花开，爱情醒了。生命一次，美丽一次。

安玢的 依米之恋

九月入画/著
AnfenDe
YimzhiLian

转瞬即逝的爱，瞬间的美丽与传奇
依米花语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★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玢的依米之恋/九月入画著. —北京: 中国
社会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164 - 2

I. ①安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7122 号

书 名: 安玢的依米之恋

著 者: 九月入画

责任编辑: 杜 康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电 话: 编辑部: (010) 66061723

邮购部: (010) 66081078

销售部: (010) 66080300 (010) 66085300

(010) 66083600

传 真: (010) 66051713 (010) 66080880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70mm × 240mm 1/16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 元



爱情之花一旦插入婚姻的瓶子，无论色泽还是香气都会褪淡，
婚姻的活水救赎不了限时的爱情，是任由它褪色、枯萎、无味，
还是找寻生机重新绽放、活色生香？围城男女为此纠结不止……



人之将死

我能做的是点亮一盏灯
让那只鸟儿飞回去
至于，它是否为我哀鸣
已无关紧要

我会尽量将光芒保持到最后
夜，露出锯齿。它怕黑
像我一样

安玢的
依米之恋

AnfenDe
Yimizhilian

转瞬即逝的爱，瞬间的美丽与传奇

N年前

我左手的无名指

嫁给了一枚

玫瑰花戒

N年后

那玫瑰大小的誓言

仍旧开着

只是，指上的芬芳

燃得太快

全然不顾一朵花的凝视

以灰的姿势

向一只蝴蝶

扑去



安玢陷在正午的阳光里，脸色绯红，周身散发着温暖的香气，她乐意就这么蜷缩着，即使皮肤被晒得发红发烫，微微地疼起来。

上了阳光的瘾?! 她贪婪地吸吮着那热烈而淳厚的气味，这是一种绝妙的感觉，她觉得自己就要醉了。

电话铃声响了三次，她懒得理会，此刻她的世界里只有她自己。

这回手机又响了，在她的左手边。

她有些悻悻然。

“娘娘啊，这午时都快过了，您怎么还没起身？难不成还恋着那春宵芙蓉帐呢?!” 何茉莉在电话那头咯咯直乐。

“来啊，伺候哀家沐浴更衣。”安玢懒洋洋地答。

“啐，小蹄子，再不出来，孤这就起驾回宫。”

安玢笑了，何茉莉是急脾气，和她这个慢性子在一起总合不上拍，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吱呀咚锵地你来我往。

安玢性情柔婉，做起事却相当认真利索。

安玢是会计出身，工作要求她必须遵从及时、明晰以及谨慎的原则。该列支什么、分摊什么，要一清二楚。

然而，为人处世，安玢却做不到如此锱铢必较。

“黏——糊。”每当安玢爽约时，何茉莉就会拖长声音讥笑她。

安玢并不生气，她承认自己的确有点优柔寡断。除了为照顾孩子辞掉国企的工作时当机立断外，她还没尝过运筹帷幄的滋味。

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，可在安玢家，她先生岳向阳却集升旗手、护旗手于一身，无论家里家外大事小事，都得由他一锤定音。

“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，足以积学而有待，其势可畏。”人家岳向阳名牌大学毕业，加之头脑灵活、踏实肯干，不到三十岁就被提升为单位最年轻的科级干部，没过三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响当当的正处级。连一向挑剔、曾经贵为处总工夫人的安玢妈也忍不住夸赞道：“向阳、向阳，多红火的

名儿!”

有岳向阳这轮红日当头照着，安玢虽然感觉亮堂，但也会时不时地被晃了眼。除了忙碌家务、照顾孩子，有时安玢在家的具体位置，连她自己都弄不清。

“待着呗，没你也不行。”岳向阳不咸不淡地这样回她。

话虽这样说，安玢还是感觉不自在，吃人者嘴短。当初若不是儿子赫赫生下来体弱多病，她也不会甘于辞职回归家庭。如今眼见赫赫这根独苗儿越发茁壮，安玢心里的花花草草也重新得到了滋养，跟着亮闪闪的希望朵朵映日红了。

赫赫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安玢索性重操旧业，去几家民企做兼职会计。虽是散仙，但胜在安闲自在。

相形之下，何茉莉现在的境遇倒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只是这花儿开得并不容易。

何茉莉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家境本不富裕，何茉莉上小学五年级时，她父亲因为和人合伙偷厂子的钢材卖给废品收购站，被判了刑，从那天起，何茉莉的心里就起了锈，青天白日化为子虚乌有，咣唧一声，何茉莉顷刻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暗了下去。

安玢和何茉莉从小学到大学是同桌、同学、校友。小时候，安玢并不懂什么是人微言轻、云泥之别。她喜欢和何茉莉一起玩儿，因为何茉莉心灵手巧，会用五彩绳儿编好看的头饰、手链，安玢羡慕得紧，她觉得何茉莉纤长的手指闪烁着某种灵光，一张一握之间，满足了她对美朦胧的渴望。

何茉莉很有自知之明，懂得挖掘自身的那点灵气，她要灵气逼人，要光彩夺目。

即便在乌泱乌泱的人海中，她也要露出丝丝缕缕的晨光曙色，以博人青睐。

鱼终于上钩了，而且是头爆发力很强的大鲨鱼。

何茉莉的先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，黄金离异男，年长何茉莉一轮，长相奇丑，眼突嘴大，像……“他是，他是依的青蛙王子。”恋爱时，何茉莉羞答答地对安玢提及他未来先生李蓬勃时，如是说。

其实何茉莉的工作也不错，在街道办事处上班。“自从进了公家门儿，就把自己给彻底捐了。”不知是炫耀还是悲悯自己，何茉莉总如此感叹说。

都知道现在公务员是金饭碗，收入稳定、福利待遇好，可就自由度有



点小。何茉莉的单位年初装了指纹考勤机，按指纹签到，一天四次，何茉莉这回苦大仇深地说：“肉身捐完，现在捐虚的，指模、身子印，扫描尊严，末了，魂飞魄散！”

二

安玢一进商场，就看见何茉莉在电梯口左顾右盼。

何茉莉打扮得颇为鲜嫩，梨花头，灯笼袖的白衬衣，阔腿的绿裤子，远看就像一棵顶着露水的白菜。

“快，这边！”何茉莉不由分说地贴过去，拽着安玢去了墨镜专柜。

“潮吗？”何茉莉挑了一款超大框的太阳镜戴上问安玢。

“炫。”安玢敷衍道。

“真的啊，就这个，给我开票。”何茉莉取下墨镜，咧嘴笑，露出一排白花花的烤瓷牙。

何茉莉脸小而尖，戴这种超大框的墨镜如同蒙面罩一般，安玢记起卡通片里蒙面小妖儿，想笑。

安玢并不想阻止何茉莉，女人谁不喜欢被赞美呢？

“我面膜用完了，去买！”何茉莉付完款，又拉着安玢直奔化妆品柜台。

“下午不用上班啊？”安玢问。

“不管了，先逛着再说，大不了，姐，今儿豁出去了。”何茉莉盯着一款新上市的美白面膜，悻悻地说。

“三楼，女装部。”

没等安玢问个究竟，何茉莉已经抢先一步登上了电梯。

不到一小时，何茉莉的肩、手、左膀右臂皆成了战利品的集散地。

不仅如此，安玢还帮着何茉莉提着两大袋衣物，而她自己却颗粒无收。她看着何茉莉水蛇腰微弓、莲步轻颤的样子，实在不忍心。

“可以，满载而归了吧？”安玢问。

“还没，还没。”何茉莉气喘吁吁地说，她的肩背部出现了一小片汗

渍，蕾丝内衣透了出来，粉色的。

“六楼内衣特价，瞧瞧，瞧瞧去。”何茉莉还想一鼓作气地扩大战果。

“行了，下次吧，赫赫快放学了，我得接。”想到赫赫，安玢就着急。

“家庭妇女。”何茉莉白了一眼安玢。

“最后一站，我带你去个精品小店，你得应了我。不然，甭想以后约我再出来。”

“只要时间不长，赶得及接赫赫，就行。”

何茉莉带安玢去的所谓精品小店，其实是一家皮草专卖店，正在搞反季销售。

一进店门，何茉莉就甩下那无以复加的大包小袋，对安玢说：“看着。”

说罢，一回身就钻进了那毛茸茸、华丽丽的皮草堆里，不见了。

安玢知道自己会无功而返，但她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，她现在只想找个角落坐下来，歇歇脚、缓口气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店里有规定，吊牌剪了，一律不准退换。”

“这是三天前才买的，又没穿，发票还在，怎么就不能退换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这是店里的规定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可衣服不合适，怎么穿？”

“当时那位女士试衣服时，我说她应该穿L的，她说她正减肥，非要穿M号的，我事先也叮嘱那位女士，不合适可以换，但不能剪吊牌。”

“正规品牌店都可以换，你们这里为什么不行，再说我又没说要退，你们这是明摆着坑人！”

款台边上，营业员在跟一位男顾客争吵不休。

这样的场面，安玢见多了，一般她只旁观。但这次她却听得耳朵直嗡嗡。

闹心！

她站起身来。

“你俩谁是上帝啊？”安玢不紧不慢地插话进去。

“您什么意思？”营业员笑得有点僵硬。

“不就吊牌剪了嘛，找个吊牌再挂上。芝麻大点的事儿，很难吗？你看是顾客至上，还是工商局至上呢？”

连安玢都没料到，她几句有意无意的话竟射中了营业员的肺腑。



营业员哑然。接下衣服，躬身而退……

“谢谢。”男顾客礼貌地冲安玢微笑。

安玢摇摇头，她很累。

何茉莉还在征战，安玢知道不到弹尽粮绝，何茉莉绝不会摇白旗投降。

“你是？安玢吧？”男顾客在叫安玢的名字。

安玢哆嗦了一下。

“你是？”

“肖喃。”

这名儿听着有点熟悉，安玢的记忆在奔跑。从这个疲惫的下午一直飞奔到日渐模糊的童年，停了下来。

肖喃，小学三年级，来他们班插班，坐在她后面，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转学了。从此不知所终。

“你好。”安玢知道被肖喃轻易认出的原因。因为她宽阔、微凸的前额以及近三十年如一日的马尾辫。小时候，她的额头更加突出，同学们讥笑她像年画上的寿星老。

“你一点儿都没变。”肖喃笑着说。

安玢莞尔，想说她却快认不出他了，但当碰触到正注视着她的那双乌亮的眼睛时，她沉默了。除了这隐约的光亮，肖喃几乎就是一个陌生人，长相俊朗、身形高大，陌生得与她无关。

肖喃的手机响了，他习惯性地走到门边接电话。他似乎很忙。

接完电话他亦习惯地准备走，推门的一瞬，突然回过神，走近安玢。

“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改天叙叙旧。”

“哦。”

肖喃走了。

安玢坐在商店橱窗前发呆，童年的香气隐隐地泛了上来，很诱人。

安玢记得，那时，肖喃还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。长着一张苹果脸，眼睛乌亮乌亮的，头发还有点自来卷儿。

肖喃有个半聋的老奶奶，寡居多年。就住在学校后面的那排老平房里。

那时学校开展尊老爱幼活动，肖喃的奶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扶助对象。

安玢放学后常和同学一起去肖喃的奶奶家。每次去总是吃闭门羹。问肖喃，肖喃的苹果脸涨得通红，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后来，安玢在学校的小门外，撞见了祖孙俩。

老奶奶坐在小马扎上，面前有只扇着白纱布的竹篮，纱布被揭开了一角，一排排芝麻糖金灿灿地令人垂涎欲滴。肖喃跟在一边，拿着半块芝麻糖，边吃边甜腻腻地笑。

“你帮你奶奶卖芝麻糖啊？”有一次做值日，趁别的同学不在，安玢问肖喃。

“奶奶闲不住。”肖喃说。

“你奶奶为啥不和你们住一起呢？”安玢知道肖喃家住在城北护城河边的一栋楼房里。

“我妈说，奶奶好清静。”肖喃小小年纪就懂得闪烁其词。

“以后我们放学一起去你奶奶家，好吗？”安玢壮起胆问。

“那行吧。”肖喃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那时，安玢刚当上肖喃那组的小组长，安玢的话，对肖喃不比一块卵石沉，但远比鸿毛重些。

一来二去，他们成了要好的小伙伴。

每逢周末，安玢总会去肖喃奶奶家和肖喃一起帮着拾掇屋子。虽然身小力薄的，但总算尽了些心意。

也因此，安玢被学校评上了助人为乐好少年。然而，赢得了荣誉，但也平添了烦恼。

有个心计重的女同学背地里说，安玢为当上好少年利用肖喃。传到肖喃耳朵里，肖喃看安玢的眼神变了。

他有意躲着安玢。他们疏远了。

安玢还是坚持去肖喃奶奶家帮忙，可是总遇不到肖喃。

后来，肖喃转学了。转学前一天，他在安玢课桌的抽屉里放了一包芝麻糖。

安玢捧着芝麻糖想哭。

听肖喃奶奶说，肖喃跟父母去了新疆，他父母是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的，流动性大。

那时安玢不晓得什么是流动性，但她觉得肖喃就像一滴小水珠儿悄无声响地从她的世界里溜走了。

“瞧这件，贵气吧？！”何茉莉穿着一件水貂皮大衣在安玢眼前晃。



“几点了？”安玢如梦初醒。

“堵车了，你说几点了。”何茉莉瞥了一眼窗外车水马龙的街景说。

“赫赫！”安玢惊跳起来，都下班时间了，还没去接赫赫，想着儿子眼巴巴、泪汪汪的小模样儿，安玢的心火烧火燎地疼起来。

她丢下何茉莉，奔了出去。

“你不买一件啊，三折。”何茉莉的声音追出来。

赫赫？三折？要命？！

三

结果没有安玢预想的那么惨。

赫赫在学校门卫室里等安玢，手里还捧着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。赫赫说是门卫爷爷给的。

安玢松了一口气。

“回家！”

赫赫蹦蹦跳跳地往前走，安玢拎着赫赫的书包，在后面跟着。

“慢点，看着车。”安玢叮嘱赫赫。

赫赫停下来，转过脸，等安玢。

安玢突然发现赫赫的小脸上有一圈参差不齐的牙印。

“谁咬的？”安玢心疼地问。

“过去的事，别提了。”赫赫听了，用小手遮住脸，不肯说。

“林小小？王子浩？张大鹏？”安玢把赫赫班里调皮小男生的名字都翻了一遍，可赫赫就是不点头。

“我打电话问你们刘老师。”安玢气急败坏地说。

这一点儿赫赫真像他爹岳向阳，和他说话，他就算听见了也不搭理你。

“我们刘老师说了，小孩儿之间的事自己解决，不能跟家长说。”赫赫慢吞吞地说。

“那你怎么解决的？”

“告诉刘老师呗。”

“刘老师说啥？”

“说，说王子浩要是再敢咬我，就告诉他家长。”

安玢沉默了，她觉得赫赫长大了，她发现赫赫性格有些懦弱。男孩总跟着妈妈也不好，胆儿小。

可指望岳向阳助一臂之力，简直是妄想。

当初安玢嫁给岳向阳时，图的是他的阳光硬朗，在她的想象中，农村出来的孩子懂事、能干、有上进心，也能吃苦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。婚后，那股子亲昵劲儿一过，岳向阳就露出了真容。

岳向阳家里家外判若两人：在外八面玲珑，在家寡言少语。

尤其他的生活习惯也是格格不入。安玢有洁癖，岳向阳邋遢。因此安玢要人前人后地忙碌，除了清理大环境，还要帮岳向阳捋饬个人卫生。

岳向阳懒，不拘小节。衣服、袜子脱下来到处扔。沙发上、地板上、餐桌上甚至赫然丢在厨房案板上。这还不算，他晚上睡觉前从不洗漱，身上味儿大。安玢催他洗漱，他却掏出一根烟，漫不经心地抽着说，什么味？男人味。

安玢刚开始接受不了，她觉得简直令人发指、作呕、绝食三日。

她跟岳向阳吵，岳向阳不哄她、不理亏、不道歉、死不悔改。

她向她妈抱怨。她妈说，男人需要女人调教，你要是干吗的啊？！

日子还要继续，安玢只得凡事亲力亲为，帮岳向阳捋饬。洗衣、做饭、洗澡，甚至挤牙膏。

毛病就是这样惯出来的。岳向阳翻身做了主人，安玢却恍若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前。

她压抑。

孩子出生后，安玢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而岳向阳自从当了甩手掌柜，却越活越蓬勃了。

有一回，岳向阳单位管人事的邢大姐路遇安玢，忍不住感叹，“小安那，你真有福气，你找的可是处里最帅、最能干、最有前途、最年轻有为的好小伙儿啊！”

安玢只是苦笑，她倒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傻、最可怜、最悲哀、最自不量力的女人。

何茉莉却一点儿都不同情安玢。“都是你自找的，换了我，早就和他离一千次、一万次了，还轮到他欺压我。女人心太软，活该受着！”



安玢心里湿漉漉的，她知道时间长了，心房中会生出苔藓、真菌，甚至致命的毒蘑菇来。

“都不是大毛病，慢慢调教吧！”这是她妈的话，也是她的希望。何况还有赫赫呢，这才是她的重心。

回到家，安玢忙着给赫赫做晚饭，然后盯着赫赫乖乖地写作业。

岳向阳还没回家，一般七点他还未回家，那就说明他有应酬，而岳向阳对此从不事先向安玢打招呼。

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安玢心里泛起一丝凄楚。这是家吗？

赫赫三岁前，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，赫赫出生后，因为卧室太小，就在客厅里搭床。日子虽苦，但还算热闹。

如今，他们搬家住进了三室两厅的新房子，可安玢的心却空落落、冷冰冰的。

餐厅的那张钢化玻璃餐桌，是安玢精心挑选的，她一直设想着一家三口在灯火下，其乐融融地围坐在餐桌旁，笑容映现在亮晶晶的玻璃面板上，多么温馨。

然而，那张餐桌至今没怎么用过，每天晚上，陪伴她的只有赫赫，娘俩在厨房的吧台上了却一顿草草的晚餐。

安玢明白结婚就是过日子，爱情是奢侈品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她和岳向阳是经人介绍相识的，他们循规蹈矩地谈恋爱，结婚生子。从陌生到熟悉，而她还是疑惑他们之间是否发生过真正的爱情。

都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，为此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，可岳向阳却对此很冷漠。除了酒后，逗逗孩子找点乐子外，他对赫赫几乎不闻不问。

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至于他在想什么，他不说，安玢也不知道。

恋爱时，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说他们很般配，纷纷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可也有不看好的，比如何茉莉，她说，安玢出得厅堂下得厨房，有大家闺秀的范儿。还说，岳向阳走的不是桃花运，而是水蜜桃运。她曾怀疑安玢的视觉和嗅觉都有问题，说，别看岳向阳表面看起来阳光明媚的，其实根儿还扎在他家的麦地里，一股子土坷垃味儿，贼腥！

安玢对此一笑置之。

再比如：岳向阳的老同学冯臻。在安玢和岳向阳的结婚喜宴上，冯臻酒后吐真言：“谁嫁岳向阳谁倒霉。”一句话语惊四座，气得岳向阳脸都绿

了。也正因此，岳向阳同冯臻绝了交，誓死不相往来。

众人皆以为，冯臻是酒后胡言乱语，但不知怎么的，这句话却像咒语一般在安玢心里生了根。为什么冯臻会这样说呢，他和岳向阳从小一起长大，虽不是至交，但也还算融洽。这是一团谜，在安玢心头弥漫。

婚后的生活还算甜蜜，但安玢发现岳向阳有点自闭，至少对她隐藏着些什么。

安玢试图更加接近岳向阳，却被他阻止了。

“忙你的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”

岳向阳所谓的“待会儿”，就是上网打游戏。而这一会儿可能就是整整一夜。

记得赫赫刚会写字时，就在他的作业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大字：“斗地主”。

安玢觉得岳向阳的生活习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和孩子的身心健康。因为他烟瘾很大，熬夜就靠烟撑着。他抽烟不做任何隔离措施，门不关，窗不开，烟雾弥漫。

安玢只能以他和孩子健康为说辞，希望他在家尽量少抽烟。

“我爹抽了三十年的烟，也没见身体有啥毛病，我就是在这烟里雾里长大的，年年单位体检，我身体最好。”岳向阳瓮声瓮气地撂下几句话，不再搭理安玢了。

“妈妈，爸爸喜欢逃跑。”赫赫突然抬起头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老师说，喜欢逃跑的人，最后没地方藏，就只能躲进他自己的心里去了。”赫赫指指自己的小胸脯说。

安玢愣住了。

赫赫用一颗孩子稚嫩的心在感受岳向阳，并且感受得是那么深切。

其实安玢和岳向阳之间发生的并不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安玢心中有暗伤。

安玢坐月子那会儿，婆婆从乡下来看她。原本是件高兴的事儿，但谁知却起了不小的争执。

安玢的婆婆并非善茬，见不得岳向阳和孙子受半点委屈。但她又不肯放下婆婆那股子尊贵劲儿，不愿出手相助。她总是支使安玢干这干那，安玢顿时成了苦命丫鬟。